



朱塞佩·博纳维利 著

外国文学
小丛书

W A I G U O W E N X U E X I A O C O N G S H U

贝法利亚城

外国文学小丛书

〔意大利〕朱塞佩·博纳维利 著

吴正仪 李银妹 译

贝法利亚城

BEIFALIYA
CH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Giuseppe Bonaviri

La Beffaria

Rizzoli Editore, Milano, 1975

封面设计：伍 端 端

贝法利亚城
Beifaliya Ch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63,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3}{4}$ 插页 2

1986年7月北京第1版 1986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书号 10019·3965

定价 0.70 元

前 言

“贝法利亚”是臆造的一座大城市的含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它来源于意大利文“笑料”一词。这本小说就是使用幻想的手法，通过来自偏僻山乡的吉尔索米诺老人和他的孙子尼克尼克在这座城市的见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重重矛盾，以及潜伏在人们心中的价值观念的危机。书中对祖孙俩的家乡的描写寄托了作者对故土的怀念，那里贫穷落后，草木稀少，是一片被太阳烧焦的贫瘠的土地，然而流传着许多关于人与大自然，关于人与宇宙空间的美丽的幻想故事。在到达贝法利亚之前，这两位古怪而聪明的主人公路过裁缝国那内尼亚，受到亲切款待，那个国度里的一切，都充满着象征、梦幻和绝对自由。刚跨进贝法利亚城，尼克尼克就病倒了，一位琴师帮助他治好病，并赠送他一架飞行器。祖孙俩在空中漫游，清楚地看见了贝法利亚城内的悲惨境况和种种丑闻，了解了居民们的苦恼和幻想。这一切反映出当今欧洲所有的大城市内由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荒谬的生活方式和人们惶恐不安的险

恶处境。小说中还杜撰了古代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对贝法利亚人的一场战争，作者借此表达摧毁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摆脱其桎梏的愿望。

本书作者朱塞佩·博纳维利是当代意大利著名作家，1924年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卡塔尼亚省米内奥市，父亲是裁缝，但业余从事诗歌写作，曾出版一本诗集《奥秘》。博纳维利九岁时开始写诗，二十三岁以前写过许多东西：诗歌、长篇小说、剧本。1954年出版第一部作品、长篇小说《长街的裁缝》，在读者中和批评界获得好评。这部小说描写了他父亲的一生以及1930年至1940年间米内奥和整个西西里岛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贫困状况。此后连续发表了小说《橄榄树之乡》（1958）、《石头河》（1964）、《美丽的森林》（1969）、《高原之夜》（1971）、《黄金兵器》（1973）、《爱之岛》（1973）、《贝法利亚城》（1975）、《马尔德迪娜》（1976）、《陀尔契西莫》（1978），诗集《天上的话》（1979）、《蓝色列车》（1980）、《叹息的人》（1982）、《开端》（1983）。这些作品长久以来受到评论家和出版社的重视。文学史家认为它们由于主题和手法的独创性而在当代意大利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译者

一九八三年七月

I

传说契切里尼人和维斯塔人^①被流放到赤道以南的荒山野岭之上，那里是没有水源的不毛之地，陡峭的山峰连绵不断。勃齐亚人就居住在山下的峡谷之中，他们的村镇有一百三十二间简陋的住房，这些构筑在刺猬和野猪经常出沒的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边上的房屋全都是东西向的。

据历史学家迪麦奥^②考证，尼克尼克于某年七月十一日降生在这些贫苦的人们之中，当时母亲的呻吟和一只受惊而飞腾的鹞鹰的鸣叫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

尼克尼克在幼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勃齐亚。他喜欢追逐随风飘荡的羊毛絮和蜘蛛丝。平时，他总是守在吉尔索米诺爷爷身旁。当灼热的阳光把人烤得头晕目眩时，他就和老人、妇女们一起钻进长满仙人掌和龙舌兰的丛林中一块多石的空地避暑，由于那里的岩石占去了不少荫凉处，他们只能在那些灌木的浓荫下得到少许的凉爽。在灰色的树荫之下，有

① 此为古希腊的两个民族。

② 古罗马历史学家，生平不详。

的人伸进半个脑袋，有的人挤入一只胳膊，有的人插上一只右腿。尼克尼克在只有他才能通过的曲折的蹊径上钻来钻去，贴近一株株龙舌兰，察看叶子炙热的那一面上花序悄悄地发生的缓慢变化。这时，一个老太婆忌妒了，吵嚷着驱赶他。

“喂！你这样做公道吗？每一小块荫凉地方你全呆过了。”

“雷娜塔，您的腿脚不也很麻利吗？难道我走走就有错吗？”

老太婆小声嘟哝起来，把头垂得更低，尽量将整个身子缩进树荫下面。

恩果龙果洛老头儿由于肚子太大，在树荫下他总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你真不害羞！”女人们冲他大声嚷嚷，“该死的恩果龙果洛，你一定是在哪儿偷吃面包和蜂蜜了吧？要不，你怎么会这样胖呢？”

老头儿很窘，脸和脖子都涨红了。为了不引人注意，他把身体蜷成一团，两臂交叉，肩往里缩，尽量利用移动着的阴影圈儿。

在勃齐亚人所居住的山谷里，日落缓慢。妇女们一边咒骂着太阳，一边燃烧起一堆干树枝，想用烟雾来遮住阳光。但是，她们不仅没有把阳光遮住，反而被烟熏得直流眼泪。

“可恶的太阳，为什么你总盯着我们呢？”“都快

热死了，快离开我们吧！”人们纷纷抱怨。

一天，正当尼克尼克观看恩果龙果洛滴下的汗水在地上画出象房子似的湿痕时，吉尔索米诺唤过孙子，把天空中发光的星体如何组成宇宙的道理讲给他听。

尼克尼克想了想，问道：

“吉尔索米诺爷爷，大地有尽头吗？”

“没有。”

“爷爷，宇宙有中心吗？”

“没有。”

“吉尔索米诺爷爷，那……太阳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个问题，我想你只能去问风，或者去问我们脚下的地球，也可以去问问会说话的猕猴。”

一天傍晚，他们走进一个很深的峡谷里，黄昏时分那里已是漆黑一团了。

“尼克尼克，你们去哪儿？”雷娜塔大声叫喊着，“那下面凉快吗？我也想去，谁背我去呀？！”

“……谁背我去……”远近的山崖回荡着雷娜塔的阵阵喊声。

“如果月亮升起，代替下山的太阳继续运行，”吉尔索米诺对孙子说，“那么，月亮的全程轨迹就在天上写出了——一个字母‘O’。尼克尼克，你看到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了吗？”

“啊！看见了，爷爷。有意思极了！”

“只要你用眼睛盯着看，就会看见血红色的狐狸，象纱一样的迷雾以及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

“爷爷，我看见橄榄色的空中楼阁了。”

“那上面光辉灿烂，气象万千。”

“爷爷，你看，月亮已经从岩洞那边的蒲草丛中升起来了。”

“你看着月亮环绕地球运行，当它变得象死山羊的眼睛那样圆溜溜时，你会感到无比快乐；而当它遭受侵犯变得残缺不全或者消失在山外或海边（爷爷，什么是海呀？），或者被黑暗吞没时，你会惋惜叹息。假如你把这只浅蓝色的眼睛分成几部分仔细打量，你会发现那里有白色的山峰，有岩洞，有你不认识的树木，有我们平时用沙土烧熟后再吃的山藜豆。”

吉尔索米诺带着尼克尼克绕过锋利的岩石和石缝中的朽骨，越过了七级斜坡，慢慢地登上山顶。

“尼克尼克，现在你已经认识了文学中所描写的月亮的冰晶玉洁的不朽灵魂，我再给你讲一些天下大事吧。”

“爷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你看，这儿多黑呀！连我们的村镇也看不见了。”

“尼克尼克，你看，河流发源于这条山脉，而哺育这些河流的却是黑夜。一开始，只有无形的浑沌时代。以后，开始膨胀，在浑沌中产生了形状。当然，

这种形状和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不一样。但至今，在这些山的周围，甚至在这儿，都可以看到它的遗迹。”

在爷爷说话的时候，尼克尼克感觉到有一股极小的气流钻进了鼻孔里。

“吉尔索米诺爷爷，好象有什么东西钻到我的鼻子里来了。”

“钻到你鼻子里的是空气。它是飘浮的，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东西。你不认为在宇宙里万物都要和我们相遇吗？”

为了转移尼克尼克的注意力，他告诉孩子不应过多考虑身体某部分的感觉，而应当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

“吉尔索米诺，往哪儿看呢？”

“往远处看，在你的正前方。”

在浅灰色的岩壁上，尼克尼克看到了一个个小亮点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吉尔索米诺，那些发亮的小点是什么东西呢？是金草吗？是灯吗？”

“孩子，你要牢牢记住，在那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人，不只是有恩果龙果洛，你的母亲阿加采里娅，母羊和白云石。”

少年不吭声，两腿交叉站立着，久久地凝视着远方的国家和城市。他眯起了眼睛望着这在夜色中闪烁着万家灯火的远景，心灵被震撼了，恍若置身在

梦境。

“尼克尼克，那边的人们有讲究吃喝的习俗，他们对我们吃喝睡觉之外的时间里积累的知识不感兴趣。不久以后，我将教你识别心灵的痛苦和快乐的含义，还让你认识各种超脱尘世的生灵。”

从这天起，尼克尼克显得心事重重，再也不愿意在从峡谷吹来的风中玩耍，也不去追逐蜘蛛丝、羊毛絮了。老奶奶们问他：

“尼克尼克，你为什么不说话了呢？”

“尼克尼克，你在自己的鼻子上找什么东西呀？”

女人们在火中烤羊内脏。吉尔索米诺深深懂得孩子的心飞走了，尼克尼克想要离开勃齐亚人住的地方，到外面去看看世界。便对他说：

“尼克尼克，我们在山上看到的地方是那么遥远、渺茫、模糊，为什么非要去寻找它不可呢？”

为了使孩子高兴，吉尔索米诺在一块石头上雕刻了一个似隐似现的坐在荷花瓣上的古代神像。

“尼克尼克，我能在铜板上雕刻美丽的图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刻一个天堂里的美人，还可以给你刻一个正沿城墙走着的骡子车队，帮你了解那些你未曾去过的国家。”

尼克尼克头倚着石头站在那里，没有回答。

“要不，我让你猜一个关于水的谜语或一个牧羊人的谜语吧！”

“吉尔索米诺，在山上看见的那些在远处闪亮的灯火不就是一些谜吗？”

“我们既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始存在，也不知道它们将在什么时候结束，它们与生命共存。”

这时，老人刻出了一幅妇女们手持乐器成群结队地沿着浑浊的小河行进的图景。

“你看看这种场面。”

“爷爷，这难道不是你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一种假象吗？”

这一天，少年在羊肠小径和龙舌兰叶子上涂涂划划，画出一座座城墙，并用狮子头和小朵的野花来加以装饰美化。老人远远地跟踪他，有一次发现他在粘土上也刻印出这样的图案，就对孙子说：

“尼克尼克，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你心里在惦念那些海市蜃楼，陌生的事物使你着迷。”

尼克尼克还是不开口，爷爷又接着说：

“相信我，在勃齐亚以外的地方，一切事物都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你不要对它们存有幻想。”

“吉尔索米诺！”

“你想要离开勃齐亚吗？”

少年的眼睛闪着熠熠的光芒，他低下了头。

“在广阔无垠的世界上你将走得口干舌燥，你不会赞美你将看到的事情。在那边，没有黑色的火山和沙砾铺成的金光闪闪的小路。”

“啊！吉尔索米诺！”

“你将怀念这里皎洁美丽的月亮和温馨的夜晚。你将再也看不见肥壮的牛儿吃草，听不到大雨倾泻的声音。”

“啊！吉尔索米诺爷爷！”

“好吧！我同意你离开勃齐亚。明天清晨，在太阳升起之前我们就动身。”

尼克尼克离开老人走进峡谷深处，站在一个巨大的石灰岩坑的边缘上说道：

“啊！亲爱的井，我要走了。我要翻山越岭去看其他国家的人民，请你把我的声音从地下传播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去吧。”

正在那儿打水的雷娜塔老太婆听到了尼克尼克说的话，她急忙回去，把他的话告诉了其他的女人。第二天天亮之前，这些妇女们就出现在窗户前或峭壁上。

“你们要到哪儿去呢？”恩蒂米奥涅用爱怜的口气激动地说，“在我这里不是什么都有的吗？”

围在她身边的其他年轻妇女散开，让地平线上的亮光照射到她的身上。

“你们听着，”恩蒂米奥涅继续说：“只要你们高兴，你们可以把我画成马，画成羊羔，或者你们装扮成小兔子做游戏。难道你们不知道，花开花落，时间一去不复返，任何东西都不能持久吗？”

但是，尼克尼克和他爷爷赶着两只母羊已经走上了通往谷底的小路。他们一路走去，受惊的乌鸦四处乱飞。

“尼克尼克，你不要回头。女人们总爱用她们的装饰以及她们媚人的姿态来勾引人的。”

恩蒂米奥涅怨恨地说：“你们呀，走出勃齐亚，河流泛滥时会遇到凶险，又得不到救援的……”

尼克尼克和吉尔索米诺 到达裁缝国

I

“旅行是健身之道，因为通过旅行，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使肌体僵化的原因，还可以了解自己的运动能力。”吉尔索米诺谈论着。

中午，他们走出了山谷，爬上了一座地面被太阳晒得很烫的大山。跟随他们一起旅行的两头母羊，棕色的叫维雷贡达，另一头黑色的叫梅罗萨利亚。它们走在前面，边走边吃长在岩石缝隙中的小树上的嫩叶，吃着埋在灼热的沙砾下的嫩根和石壁上的仙人掌。它们在多刺的树枝下偶尔也能找到一些果实。

“尼克尼克，吃些霸王树果吧！”

老人给了孙子几个用小刀剥开了的籽实饱满的霸王树果。

一路上，他们在龙舌兰树荫下休息了几次，但美中不足的是一直没有找到一块真正凉快的歇息处。一次，在一个大树墩上，他们看到了一座模糊不清的村庄，它好象悬在天空中，房子似乎在晃动。过一会儿，逐渐开始清楚了。

“那儿是那内尼亚村，是裁缝阿特奴比奥创立的裁缝国。”吉尔索米诺对尼克尼克说，“在那里，似乎一切都是天然形成的。村庄兴建在三个岩洞的周围，四通八达，没有死胡同。”

黄昏时，他们走上一条弯曲的小路，远远地看见裁缝们坐在敞开的大门，专心致志地缝制衣服，手上不停地工作着，嘴里哼着小曲。在屋里，几个孩子在拉风箱烧熨斗，火星四溅。

“喂，你们是谁？”小家伙曼索洛看见了跟在两头羊后面的祖孙两人，问道。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你们快来看呀，有人到我们这儿来了！”

“是谁从山谷里来了？”

“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

“你们敢肯定他们是到我们这儿来的吗？”裁缝特利斯特雷罗说。他在生活中养成了对一切事物都

表示怀疑的习惯。

“是勃齐亚人，没错儿，从他们走路的姿势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女人大声说。“勃齐亚人给人的印象总是爱低着头走路。”

那时，祖孙两人正聚精会神地低着头向前赶路。

“是勃齐亚人！”那个女人坚持道，并向前来的祖孙俩挥舞手帕。一群孩子拥上前去迎接尼克尼克和吉尔索米诺。

“上来吧，来吧！到我们这里歇息吧！来呀。”

勃齐亚人到来的喜讯在裁缝中迅速传开。老人也暂时忘记了“命运不济”和“往事皆灰”的想法；一些妇女高兴得唱起了欢乐的歌。

特利斯特雷罗让全体居民点燃明亮的火把，陪同吉尔索米诺和孙子去阿特奴比奥的墓地，这位始祖的鬼魂将重现，他要让两位勃齐亚人一睹奇观。

“同意！”在阳台上忙碌着的妇女们高喊着。她们离开悬挂着棉布的阳台，并随同大伙儿一起朝发出浓郁香味的胡椒地走去。这是一块通往河口的斜坡地。孩子们走在最前面，他们边走边打闹。大约走了一千三百步之后，特利斯特雷罗在一块墓碑前停下，这里埋葬着阿特奴比奥。墓碑的右边长着一棵茂盛的龙舌兰，它不畏风暴，在岩石的环绕之中傲然挺立。

“停下来吧，我们就在这里等待那不可想象的神

奇的事情出现。”裁缝吩咐道，“每当我们遇到疑难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时，我们就来到这座墓旁，静观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享受神仙给予的快乐。月光在夜色下显得柔和悦目，我们可以领悟坎坷的人生，或者我们可以从这株非凡的植物的枝叶中看见先人们沉思的面容和发出绿色幽光的猫眼睛。”

“对我来说，”曼索洛大声说，“在这里静思时，只要感到口渴，马上就能看见清冽的泉水涌现；有时还能隐约地看见琴师米切内奥坐在他那座泥屋里……”

人们站在墓的四周沉思着，一些老年人想到岁月流逝、人生莫测，不由得心悸胆寒。

“吉尔索米诺，为什么在这座墓前事情总是起变化呢？”尼克尼克不解地问。

“地球在不停地运动，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认为裁缝到这儿来是为了克服自己目空一切的骄傲情绪，平息内心燃烧的怒火，从疾病的痛苦和无休止的奢望中超脱出来。尼克尼克，实际上意识之流超越连续不断的空间，以无形的方式把我们与世界上一切活着的与死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天黑了，夜幕笼罩着大地，树林周围没有一丝光明，连胡椒地里的最后一点红光也消失了。

“回去吧！”特利斯特雷罗建议，“我们回到那内